

古今對聯大觀

河南人民出版社

古今對聯大觀

126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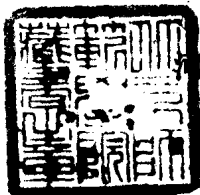
古今对联大观

本社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55934



南人民出版社

955934

古今对联大观

本社编

责任编辑 徐豫生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960毫米 32开本 15.125印张 272千字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1,900册

统一书号8105·1114 定价1.50元

DF60/21

编 者 的 话

对联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千百年来，它为我国人民广泛使用，其踪迹几乎遍及我国广大城乡。对联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它可以呈现出多种不同的艺术风格，可以运用多种修辞手段，短小精悍，概括力强，虽寥寥数语，却能开拓深广的意境。对联具有广泛的实用性。新春佳节，家家门首对联映红，名胜迹地，处处对联夸奇弄巧。除此之外，它还可以用于喜庆、哀悼、绘景、言志，为广大人民所喜爱。对联还是精美的艺术品。今天保存下来的古代楹联，许多都是书法艺术的珍品，能够给人以美的享受。

近些年来，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带来了文艺上的百花齐放，对联这一艺术形式也空前活跃起来。为了满足读者的进一步需要，我们组织力量编写了这本《古今对联大观》。本书主要包括四个部分：《漫话对联》部分由单锦珩、汪根年同志供稿（前十四篇为单锦珩同志撰写），将各种联语分门别类，探讨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并简单介绍了对联的创作方法；《古今联话》部分由宋登学、张培源、邢书健同志供稿，收集整理了数十则咏炙

人口的对联趣谈；《对联集锦》部分由吕孟申、张天定、邢书健同志供稿，收集对联二千三百余副（吕孟申同志收集一千七百余副），其中从全国各名胜迹地收集的楹联，作为资料保存书中，供读者参考、借鉴。鉴于一些长联难于理解，我们还进行了断句。为了帮助读者进一步掌握对联的属对技巧，我们在书末还附有《声律启蒙撮要》上、下两卷，供读者翻阅。我们选取这一部分内容，主要为了使读者了解对联的声韵规律，其中一些思想陈旧的部分，为了保持资料的完整性，我们未加删除，希望读者在阅读时有所分析。《撮要》中所述对韵技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在内容上也要求有进一步的变化。很显然，仅仅掌握了“云对雨 雪对风 晚照对晴空”是无法满足创作新对联的要求的，因而希望读者在阅读时，思想不要受其限制。

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不少热心同志的大力帮助。河南师大中文系华钟彦教授于百忙之中审校了《对联集锦》全稿，在此我们谨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谬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三年五月

目 录

漫话对联	(1)
一、对联小史	(1)
二、春联的由来和发展	(10)
三、贺联举要	(20)
四、挽联琐谈	(27)
五、行业联的妙用	(33)
六、内容丰富的戏台联	(40)
七、饶有趣味的名胜楹联	(44)
八、风景联小议	(52)
九、口语对初探	(56)
十、革命联语管窥	(63)
十一、讽刺联语杂谈	(70)
十二、格言联今昔	(75)
十三、旧时的官府联	(83)
十四、奇妙的巧趣联	(91)
十五、对联的作法	(95)
古今联话	(113)
对联集锦	(141)
一、春联	(141)
通用联	(141)

机关团体用联	(196)
工交战线用联	(200)
商业战线用联	(204)
农村用联	(226)
学校用联	(245)
文体卫生战线用联	(251)
部队用联	(258)
拥军优属用联	(263)
二、婚联	(265)
三、寿联	(272)
四、挽联	(277)
五、名胜迹地楹联	(285)
北京市	(285)
上海市	(295)
天津市	(297)
河北省	(298)
山西省	(300)
辽宁省	(304)
吉林省	(305)
黑龙江省	(305)
陕西省	(305)
甘肃省	(309)
宁夏回族自治区	(31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313)
青海省	(313)
山东省	(314)

江苏省	(318)
浙江省	(336)
安徽省	(351)
江西省	(355)
福建省	(360)
河南省	(365)
湖北省	(373)
湖南省	(380)
广东省	(387)
广西壮族自治区	(392)
四川省	(398)
贵州省	(408)
云南省	(413)
台湾省	(417)
香港	(418)
六、风景联	(418)
七、四时季节联	(430)
八、格言联	(438)
九、横披	(452)
附录 声律启蒙撮要	(455)

漫话对联

一、对联小史

对联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有悠久的历史。

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书籍中，就存在许多含有对偶因素的句子。例如，《诗经》中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老子》中有“有无相生，难易相成。”《论语》中有“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后来，在汉赋以及魏晋南北朝盛行的骈文里，句子更是“奇偶相配”。

隋唐以后，律诗兴起，其颌联、颈联都是对仗的，把它们单独抽出来，就是一副对联。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等，就是从唐代律诗中分化出来的。

对联的另一个来源是集句。把原来各不相干的词句按照一定意义集在一起，恰成对偶，也可形成很好的对联。沈括《梦溪笔谈》说，王安石曾摘“鸟鸣山更幽”对古人诗句“风定花犹落”。这样，比原诗“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更妙，因为后者上下句只有一层意思，而前者上句是静中有

动，下句则动中有静。

关于集句，苏东坡说：“天下无语不成对”，“世间之物未有无对者”。他曾举了唐朝的两个例子：一是刘蕡被斥，士人不平，说“刘蕡下第，我辈登科”，表示内心不安，而在这之前，西汉时有人说过“雍齿且侯，吾属何患”这样的话，把两句话放在一起恰成联语；一是太宗曾说“我见魏征常媚妩”，后来德宗又说“人言卢杞是奸邪”，二者对起来也很合适。

古今对联中比重最大的当然是专意创作的部分。一般认为，后蜀国王孟昶所作“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的春联，是传世的第一副对联。然而，此说还值得商榷，因为有记载表明，早于它，已经出现了扇联。宋代和尚文莹在《玉壶清话》中说，后唐范质遁迹民间时，曾在素扇上题写一联：“大暑去酷吏，清风来故人。”扇上写对联，在五代时似非个别。再说，后蜀宫中的春联里，孟昶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也决非第一副。据《宋史·蜀世家》等记载，每到除夕，孟昶便命学士在桃符板上题词。后蜀降宋的前一年除夕，只是因为孟昶对学士幸寅逊的题词不满意，才亲自题写了这一副。这副对联如此出名，并非由于它是首创，也不是因为艺术水平高，而是宋人认为它是谶语，预示了宋将灭蜀（孟昶降宋后，吕余庆任成都府知府，“长春”又是宋人的所谓“圣节”名），所以广泛宣传，抬高到第一联的地位。关于此联，黄休复在

《茅亭客话》中讲道：后蜀桃符对联出于孟昶太子之手，作“天垂余庆，地接长春”。这也是一种说法。

入宋以后，对联怎样日渐发展起来，此事至今尚不太清楚。早期的对联，实物很难保存下来，书籍中的记载也不多，人们只能从一些散见的资料中略观其概况。

北宋的第三朝皇帝真宗赵恒，曾把当时传诵的十联诗句，写了贴在屏风上，这是继扇联、春联以后出现的一种新联。到了北宋中期，有记载说，韩绛（康公）宣抚陕西，太守设宴招待，并委托司理参军蔡持正作一联相赠，置于候馆，联曰：“文价早归韩吏部，将坛今拜汉淮阴。”（见蒋平仲《山房随笔》）这又是一种新联体。后来，韩绛死时，苏子容（名颂，天文学家）写了挽词：“三登庆历三人第，四入熙宁四辅中。”称颂他得解、过省、殿试都荣获第三名，在熙宁年间先后出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和宰相等职。《石林燕语》卷九记载此事，人们认为这已是标准的挽联了。和苏子容同时的苏东坡也写过挽联，如挽侍女朝云：“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其中嵌入朝云、暮雨两个侍女名。挽联而外，据记载，东坡还作过春联、题赠联、楹联和扇联等。《冷斋夜话》的作者惠洪和尚，在儋耳（今海南岛）曾见东坡赠姜唐佐联：“张睢阳生犹骂贼，嚼齿空蛾；颜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又

在望海亭，见柱间有擘窠大字写着：“贪看白鸟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暮湖。”想亦东坡流放儋耳时所作。广东真武庙里，据说也有东坡手书的联语：

“逞披发仗剑威风，仙佛焉耳矣；有降龙伏虎手段，鼍蛇云乎哉。”不知确否。

北宋末宣和年间，有人把四川眉山诗人唐庚的名句“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用来作门联，这是日常用对联榜门的一个先例。

南宋初年，金军攻破建康（今南京），通判杨邦乂威武不屈，咬破手指，用鲜血在衣襟上写下十个大字：“宁作赵氏鬼，不为他邦臣。”这是言志联的先例。

南宋绍熙五年，朱熹筑沧州精舍，曾自书一联：“佩韦遵考训，晦木谨师传。”这是较早的书院堂联。

灯门联和寿联，在南宋也已经有了。《隐居通议》说，贾似道在扬州时，上元日命客摘古句作灯门联：“天下三分明月夜，扬州十里小红楼。”北宋孙奕《履斋示儿篇》载，黄耕叟夫人三月十四日生，吴叔经作联贺道：“天边将满一轮月，世上还钟百岁人。”为臣民间寿联先例。丙圻居士《东望望阁随笔》说，贾似道在谢太后崇寿节和度宗乾会节时，曾命黄蛻作笺：“圣母神子万寿无疆复万寿无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在皇太后和皇帝生辰，用这样的对偶句表示祝贺，也可以说是标准的寿联。

元代也能找到关于对联的记载。《濯缨亭笔记》说，元世祖曾命赵子昂（孟頫）书殿上春联：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应门上春联：“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这后一联流传很广，直到清代，民间仍不断沿用。

元末红巾军的旗联，是值得一提的，它既是一种新联的先例，又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事在陶宗仪的《辍耕录》中有记载，联曰：“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

到了明清，古代对联进入了全盛时期。明太祖朱元璋重视对联这一工具，曾用它歌颂太平盛世，奖励臣僚。明代嘉靖年间，有了专门应皇帝之命撰写的“应制”对联。此风到清代康熙、乾隆年间最盛，当时两次编辑“万寿盛典”，都有图绘一门，楹联附在其间。康熙五十二年，皇帝六十大寿，自皇宫出西直门达西苑路，沿途牌楼坛宇林立，处处必有楹联，而且都是出自名公大儒之手。乾隆年间，每逢皇帝大寿，都大搞献联祝寿活动。乾隆在七十岁时，还给自己撰写了一副寿联：“七旬天子古六帝，五代孙曾予一人。”当时，除寿联之外，殿廷用联、斋醮用联等等，也多有应制之作。皇帝从对联的水平上，可以考查作者的学识，对佳联作者常给奖誉，这对对联的兴盛，也有一定的影响。

明代中叶以后，堂联也盛行起来，当时著名文士王阳明、文徵明、陈道复、王宠等书写的堂联真

迹，至今我们还能看到。一九八一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明清楹联》，集有明、清书联一百副，其中有徐渭、左光斗、金圣叹、毛奇龄、朱彝尊、郑板桥、纪昀、孙星衍、黄丕烈、林则徐、吴昌硕、康有为等人的手书真迹，由此可以想见当时楹联的丰富多采了。

今天我们见到的古代名胜楹联，大多是明、清人（主要是清人）的作品。到了清代，可以说对联在形式上已经完备了。清以前的对联多为二、三十字，到了清代，就有了成百上千字的长联。清末，四川江津才子钟云舫在狱中所撰的《拟题江津县临江城楼联》，长达一千六百十二个字。当然，对联的优劣不在长短，但是许多长联的出现，可以说明对联这一文体已经趋于成熟。

明清两代，对联的发展达到全盛，主要表现在它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类对联都得到广泛的应用。家家户户以至各行各业都有了挂贴对联的习惯。寺庙道观、风景名胜地点，用它做楹联；日常交际中，人们用它祝寿、庆婚、哀挽、题赠；文人学士用它写景咏物，言志抒怀；……此外，还有“对对子”活动，可以试智、斗智、娱乐，幼童、村妇都可参加。

对联的全盛，还表现在有了专家和专著。明初，学士解缙对对子的本领是众所周知的。清代乾嘉以后，撰写对联的高手成批出现，上层人物著名的如林则徐、俞樾、王闿运、樊增祥、何绍基、纪

均、梁章钜等，他们能撰各类对联。有人说何绍基先后为人写过几千副楹联，没有一句雷同。在下层的寒士布衣中，名手也不少。清末，广州有个何淡如，是位贫苦的教师，他擅长谐联，被誉为“对联圣手”。专著的数量也相当可观，有如《楹联丛话》、《楹联述录》、《楹联纵语》、《南亭四话》、《桃符缀语》、《巧对录》、《松崖对联》、《青城山楹联集》等等。在文人笔记之类的书籍中，有关对联的记载也很多。明清以来的书联真迹、专著以及散见的有关记载，为我们研究古代对联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随着华侨的足迹，对联还流传到国外。这一具有民族风格的花苑小花，受到国外汉学家的重视。一八九〇年，清光绪皇帝大婚，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赠送的自鸣座钟上就刻有对联一副：“日月同明，报十二时吉祥如意；天地合德，庆亿万年富贵寿康。”

清末，当中国社会开始民主革命以后，对联这一文体仍被广泛应用，而且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了新特点。

作为一种文艺作品，对联的内容必然会不同程度地反映社会的生活和斗争，反映各种人的思想感情。从上面的各种例联就可看出，“应制”对联主要是歌颂皇家恩德，粉饰太平；文人学士的对联，大多是抒写闲情逸致，但也有发泄愤懑，揭示社会不平，反映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忠奸矛盾和总

结历史经验的作品。一些农民起义中撰写的对联，象红巾军的那副旗联，战斗精神是很高昂的。不过，所有这些都跨不出封建文化的范畴，只有到了民主革命时期，对联才出现了崭新的内容。请看辛亥革命时期的几副对联：

日历用完，应该从头起；
地球周转，自然再环行。

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放一夜花爆，轰出新年，闹闹热热，
大家想过好日子；
开两扇大门，请进喜神，齐齐整整，
小孩预备出风头。

这类对联，表现了新的思想和精神，又全用白话口语，和旧联大不相同，这是时代带来的变化。在革命年代里，对联成了宣传革命思想的有力工具。从孙中山、黄兴，到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许多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都运用了这一工具。同时，广大群众也拿起了这一武器，参加革命斗争。

对联创作的又一次跃进，是在建国以后。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新对联以前所未有的思想风貌出现了。它们歌颂党的领导，赞美社会主义制度，移风易俗，破旧立新，起到了团结人

民，鼓舞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积极作用。如“破千年旧俗，立一代新风。”“翻身不忘本，饮水务思源。”“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这类对联反映出解放了的中国劳动人民的意志和心愿；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等对联，又产生过十分巨大的号召力。

建国以来，应用得经常而又普遍的是新春联，其他如婚联、輓联、题赠联等，用的也较多。在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设施中，还出现了不少新楹联。

新对联的创作，一般是运用旧对联的格式来表现新内容，也有的是改动旧对联，使之适应新时代。对联的新和旧，有时不能截然分开。有人把“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这副旧联，改成“天增岁月人增志，春满乾坤喜满门”，好象避开了“寿”、“福”二字就新了，其实，对这两字，今人的理解可以不同于古人，旧联未尝不可用于今日。

但是，应当看到，在对联这个领域里，新旧思想之间的矛盾斗争还是相当激烈的。在城乡各地，至今还可以看到一些陈旧、消极的对联在被一些人应用着。新对联在思想战线上还有着十分艰巨的战斗任务。

近年来，由于国泰民安，政通人和，人们高兴地运用对联来抒情言志，交际应酬，增智益趣，出